筆疇書學古篇

二

增4
515
3

1 曾14
515
3

筆疇卷下

錫山王達著
繡水郁嘉慶校

聖人道濟天下未嘗有忘蒼生之心然亦未嘗必何也時命在天非聖人所能必也世之孝者孰輒以聖人自喻不擇時之隆汗殊不知聖人之才無可不可酬酢萬変如造化之於四時或暘而暘或雨而雨過化存神非人可測區區小

才假聖人以藉口者能如是邪吁志大才短此
陳蕃竇武之所以敗也

亂不生於亂而根於治治不生於治而根於亂
自古以來勢之必然也君子常於平治之時而
察乎致亂之機常於紊亂之日而詳乎平治之
原一安一危相爲倚伏善治天下者不敢以治者
爲治 箕按陸宣公云臣聞理或生亂亂或資理
有以無難而失守有以多難而興邦今生
亂失守之事則既往不可復追矣其資理興邦
之業在陛下克勵而謹修之而已斯言可謂剴

切痛快惜乎德宗
庸惑不能用也

理者坦途也人人可行世之人好於奸謫而巧
詐百出欲求富貴而反貧賤欲求進步而反郤
行其故何哉曲折崎嶇徒費其力卒有天爲之
主也

古人云以色事他人能得幾時好蓋君子上支
不諂下交不瀆色能取媚於一時不能不受辱
於日後衛靈公彌子瑕是矣

三代之上易爲力何也道之一也漢唐以下難爲功何也岐之多也道之一則人心歸岐之多則人心離此賢才之所以難得也

才位時命自古以來兼得者鮮矣以聖人論之伊尹兼得者也孔子偏得者也在此不在彼達不達不足論矣易曰藏器於身待時而動抑非隱非爲人伊尹與遯世不見是而無悶抑非孔子與聖人出非爲己

巧言易入人之耳似德而非德故聖人曰亂德小不忍易逞已之怒似勇而非勇故聖人曰亂德大謀苟能以理聽言則心有主以道窒忿則心自清是故大學之教必先事乎格物致知焉

責人之孝必當思已之孝責人之忠必當思已之忠世之好爲人師者動輒責人而忘自責彼其受責者未嘗不潛悔而竊笑之此嘉言善行所以難入乎人心良師善友所以難勸乎人也

人之習氣最難變至老成之後此心未且如
自小好文章雖遭摧折頓困不過一琦懲創爾
至於坐中有人論文則又喜形於色喙囁囁而
動矣且如自小好博奕今雖行高志立矣有人
博奕亦未嘗不莞然微笑其故何也習氣故也
是故君子當力制其心而明於理焉

士風爲國之本廉恥爲士風之本廉恥興則士
風盛士風盛則風俗和可知矣爲政者孰不知

士風之重而廉恥不修是無源之水無根之木
可不可哉

古人云有言有道無道接輿所以行歌有人無時
箕子所以佯狂箕按袁宏三國名臣贊亭云有
君賢生所以垂泣與此語意相類吁賢者之用心亦可悲矣何
也士之生世孰不欲躋跋於功名哉顧時運之
不偶不得已與草木爲侶爾長笑清風高臥深
谷益其本心邪箕按跋跋當作躋跋壯子躋跋
爲義又民乃始躋跋好知爭歸

於利不可止也踶蹄訂切躧也又蹋也漢書馬或奔踶而致千里跂去智切垂足也登也又與企同說文舉踵望也又黃公紹韻會踶丈几切用心力有爲之貌乃引莊子云踶踶爲義恐非蓋莊子本文聲聲爲仁擅漫爲縈摘僻爲禮不應此獨爲疊字也

人之精神心術與天地相爲流通三代之時天地位萬物育者人心與天心同也夫知者何也理而已人各循其理而不苟則心自正心既正則家正家既正則國正國正則天下正矣天下王則天地正天地正則萬物正合天下於大順

攝萬心爲一心四靈於是乎至矣

古人之學於行相符今人之學行分爲兩途古人多識前言往行以蓄其德今人多識前言往行以資其德此風俗之所以淳人心所以不仁也與

高城深池不足持也長劍利戟不足倚也弘庫高廩不足數也禮義靡恥金城湯池也金其城也所以保其所有湯其池也所以畜其所存然

則禮義廉恥豈可須臾而亡哉爲士者廢禮義而營資產去廉恥而務貪汙所得甚少所損甚多不亦愚且寡邪

小人之量如鍼眼不能容物心如棘刺常思害人身如屋茅見事風生君子遇之一以禮待之一以默包之可也遠之可也避之可也

悔吝二字人笾之者皆以爲憂殊不知悔吝有功於人也大矣何則悔則痛懲其將然之過人能痛懲其過何災不可禳何患不可避吝則圖救其平日之過人能圖救其過何吉不可尚何凶不可轉凶惟其悔而不知悛吝而不知救吾末如之何也已先儒云悔自凶而趨吉吝自吉而向凶趨吉二字可謂將至其域聖人用力之時也

此論深有益於讀易者

黃太史有云萬言萬中不如一默默之於人大有益也易曰易其心而後言先言語不可不先

察其理而後出也然則又豈止於一默而已哉
黃太史又云難以口舌辨水清石自見大凡與
人議論不可執於己見亦不可徇於彼見一以
理定之可也其或彼言之是邪我則從其是其
或彼言之非邪吾則恕其非切不可怒形於顏
色口吾之問也世之鋒刃皆由於無兩容
之氣也王介甫所以終身無憾於明道先生也
與

心者一身之主宰萬事之本根人之所以爲人
以心爲之主也世之人往往以有身之故口之
耽於味目之炫於色鼻之蔽於臭耳之溺於聲
者衆矣殊不知命有貴賤分有高下敝:焉求
之不得而反隳其身也記曰心以体全亦以体
傷此之謂與
老子云天地不仁以萬物爲芻狗聖人不仁以
百姓爲芻狗釋之者曰芻狗者用則貴之已則

賤之也予嘗以爲不然夫天地以生物之心爲心苟有刻徇萬物之心則天地無生物之心矣聖人以濟物之心爲心苟有刻徇百姓之心則聖人無濟物之心矣其可哉蓋曰天地若不仁則以萬物爲芻狗矣見其生生之机無已也蓋曰聖人若不仁則以百姓爲芻狗矣見其肫肫之心無已也如此解之豈不辭從而理順耶（箕按此能發前人所未及最爲緊要亦采入）

世儒論聖人無不可爲之時理固然也夫以聖人之才論之誠如世儒之論然使人君任之不專信之不篤聽之不納則亦徒然爾雖有才將何爲哉所謂無不可爲之時者必若伊尹之與成湯太公之與文王始可哉（箕按世儒論聖人無不可爲之時亦謂其才足以濟變道足以興衰雖極亂之時無不可爲爾故朱子謂仲尼當衰周之時便得權柄在手則兵隨即轉將逐符行蓋亦未嘗不欲任用之專且切也可仕則仕不可則止聖人不能違時又豈肯強之以必爲哉）

大凡見王公貴人當誠心以奉之至於言語之際不可發凶惡之論蓋富貴之人喜於康寧厭於刑戮故也吉人之言非徒不諛於人亦不傷於人也諂然和氣之充溢薰然粹然言語之有文庶幾君子矣彼誕誇凶禍使人毛髮之凜然肆議刀鋸使人襟抱之不懌豈吉人也哉豈吉人也哉易曰吉人之辭寡信矣

路逢一野人言曰道人言將軍令歸至齊中自

思曰言者是非之機榮辱之兆常人猶不可易況道人乎道人者理之窟也一言不謹則誤於人矣令者死之樞樞勝則之原一令不當則之敗亡之禍矣是故言係乎人之趨向令係乎国之存亡二者皆不可不謹也

昔齊之盧蒲嫳惡子雅子雅之爲人怒曰二子禽獸也吾寢處之矣二子聞之放之於昌齊景公田莒盧蒲嫳見而泣曰余髮種種無能爲矣

公曰諾吾告二子二子歸而告諸二子二子曰彼髮雖短而心甚長其或寢處我矣又放之於兆燕鳴呼輕言召敵盧蒲嫳之謂乎易曰言行者君子之樞機不可不愼此之謂也箕按寢處謂寢處其皮也春秋傳齊州綽對莊公曰然二子者譬於禽獸臣食其肉而寢處其皮矣二子謂雍狸郭最言其未足爲勇也
與此乂同

大抵與奸邪之人言論當以忠君孝父平坦可行者言之愼毋以古今權謀智計啓其不正之心自古奸邪之人竊取乎史書者衆矣史以垂興亡鑒得失奸邪之人乃用之以資其小人之才焉吁此邵康節所以識章惇與

素富貴行乎富貴素貧賤行乎貧賤素夷狄行乎夷狄素患難行乎患難順者一而逆者三予恩以順易處而逆難居也故多其逆而少其順使人淬厲以自修焉古之人以心會景以理馭世反其逆以爲順者政以其識量之高也故曰

無入而不自得
士君子不可無憂国之心不可有憂国之言
発於外則人以爲謗矣不可無濟物之志不可
有濟物之名名敷於外則求之者衆矣人以爲
謗既必及已雖曰有憂国之心無所控訴矣求
之者衆恕必不身雖曰有濟物之志無所解紛
矣是故君子貴實嗇言至於人君游心帝王
昔倪寬敏於文而吶於言至於人君游心帝王
之術之語可爲千萬世治天下者之要史官言
其通世務明習文法然則政事豈在夫多言哉
宋朴自言得爲宰相月餘可致太平後同平章
事庸鄙迂僻而無他長制出中外爲之發哂然
則大言豈有益於政事哉箕按貪冒無恥不自
人此鄭縈累讓不獲數月致仕者先
儒所以許其自知之明爲人所難也
人之爲人貴乎涉世不涉世則智不明人見世
之小人肥馬輕裘鼎俎而食以爲有福人也而

不知蠹政戕仁欺天害理於幽暗之中者不少
夫稔惡於冥冥之中享祿於昭昭之地得罪於
天地鬼神而憒然不知者非福也禍也是故惟
涉世之君子則不以崇高富貴爲樂而常以蠹
政戕仁爲畏

詩曰徂徠之松新甫之栢是斷是度是尋是尺
夫總而言之皆松栢也然有可斷者焉有可度
者焉有可尋者焉有可尺者焉而使之各稱其
材者則工師之心而已是故宰相之用人何異
於是量力而任之處之世無遺才矣若
夫浮華輕薄之子大言不慚之人任以爲治非
惟爲其人之災抑亦爲國家之災（賈捐之桼子梓人傳亦論相）

天下者之道視此尤爲詳盡

李邕文名天下盧藏用曰邕如干將莫邪難與
爭鋒但虞傷缺爾夫李泰和之文章書翰固足
以過人之用之不已乃嬰林甫之禍盧之爲人

固不足取但其所言適中泰和之病豈非剛則
折銳則挫乎夫用壯固不可矣而又處壯安得
而不觸藩哉然則剛強之事有道者戒之

世人見人文章之工麗者輒稱曰有才學不知
才自才學自學也才者天之所賦學者已之所
積格物致知以明其理嘉言善行以存諸心古
今事變以究其道此學也施之於文章達之於
經濟則才矣有才無學猶巧匠能構室而無斧
斤有學無才猶篤師便永性而無舟楫才也學
也此所以相資而爲用乎

屠牛坦一朝解九牛而刀可以剃毛庖丁爲庖
十九年而刃如新銅其故何也理存於心妙應
於手心手相忘而會以神也大凡可以言傳者
迹也不可以言傳者妙也夫一藝猶有妙況君
子於道乎道在天地間無所而不寓是故知道
者無理而不明三理者無地而不樂

群沙藏明珠衆草凌孤芳此詩人不平之意也
然不爲明珠則已既爲明珠群沙豈能藏哉不
爲孤芳則已既爲孤芳衆草豈能凌哉士君子
目擊道存無所不樂小人能掩其德而不能掩
其心能抑其身而不能抑其道
學道無蚤暮進德無後先道德在已而不在人
在心而不在時何蚤晚先後之爲異哉一日失
之則一日淪於禽獸一日得之則一日肩於聖

賢孔子曰朝聞道夕死可矣正以道德爲貴也
不獨以其爲貴也蓋不可不學不可不學不可不進也劉
向謂老而學者如秉燭夜行非也何也秉燭夜
行雖不遠乎白日豈不愈於懵然無聞而其心
爲禽獸者邪箕按劉向之學者故詞章之學也
道德詘以老幼而異楚語左史倚相曰昔衛武
公年數九十五矣猶箴儆於師長士苟在朝者無
恪於朝夕以交戒我於其側以自儆故没稱爲
聖然則老豈可以不學哉

郤昭子其富半公室其家半三宰厥後身尸於
朝宗滅於絳何邪不能處富貴也夫違謙越禮
而欲長保其富貴得乎周公以王室至親居冢
宰之位至富貴也而不害於聖人豈非能處富
貴者不以富貴而忝其心哉君子未嘗有心於
富貴也愈富貴而德愈修愈尊崇而德愈執非
保其富貴尊崇也知富　崇爲無情之物易爲
塵也古人有言人主恩私何由可保萬一披猖

求退無地嗚呼可畏也已可悲也已

魂交而神變氣息而形閉故憂生焉憂者非自
外致也日之所爲也日之所爲有善惡夜之所
憂有吉凶盜跖不憂堯堯豈憂盜跖哉是故君
子究察乎夜之所憂致力乎日之所爲使日之
所爲善則夜之所憂善矣有一不善則日之所
爲猶未盡也然則憂者所以驗吾善惡之進退
者乎　箕按周禮有占夢之官使觀天地之會辯
陰陽之氣以日月星辰占六夢之吉凶一

曰正憂二曰噩憂三曰思憂四曰寢憂五曰喜憂六曰懼憂故朱子曰人之精神與天地相爲流通晝之所爲夜之所夢其善惡吉凶各以類至今觀此篇之論深得存省之要

桎梏刀鋸凶器也見之無不慕焉夫人既知此矣而往往於物也見之無不慕焉夫人既知此矣而往往於利欲之間使心焦而氣憊神憂而志戚者甚於桎梏刀鋸而不知避是取凶器而自戕也夫取凶器自戕雖嬰孩亦不肯爲何丈夫自棄甚此哉愚之甚矣聖人所以窮不厥達不欣禍不亂者性命道德之在已乎

靈芝瑞菌不生於四衝之達麒麟鸞鳳不產於亂離之世反是則必以爲悋矣豈徒以爲悋哉生不獲保其全矣是故君子處於群邪之間群邪亦必以爲悋哉豈徒以爲悋哉殆將忌之矣排陷而擯斥之矣嗟乎君子與群邪並生於世其不相容也如此則爲君子者其可不慎邪其

可不遠邪

純一不已天道也終日乾乾人道也以人事天天卽人矣是故天道流行而不息故萬物生人心純一而不襍故萬事順天有生生不已之德人有生生不已之理同謂之仁有一毫之間不謂之仁道嗚呼此君子所以貴於愼獨也與

在天爲天命在人爲天性理一也在天爲陰陽

在人爲形体氣一也合理與氣於是乎有心焉故曰虛靈知覺虛則見天理之湛然者爲甚明靈則見天理之流行者爲甚妙靈則虛虛則靈知覺於是乎生焉然行其所當行者則知覺原夫理知覺原夫理人心卽道心矣行所不當行者則知覺牿於氣知覺牿於氣人心遺道心矣故理一而氣二道心同而人心異然則學者其可不盡夫精一之功哉

人有以事來謀者必察其誅之是非其是邪以理告之其非邪亦以理告之嚴君平賣卜子告之以孝臣告之以忠可也設或十人同坐有人以事謀之則不可先發喙何也先發喙則爲謀府矣謀府古人所戒箕按謀府言爲謀之所聚也莊子無爲謀府與左氏傳言不爲謀府義同

晉陽城盡疏裴延齡過惡欲密論之以季繁爲故人之子且共家教之有素也使之繕寫繁得其情徑告延齡及城疏入而延齡一一解之德宗遂以爲妄而不之省嗚呼人心難測有如是乎君子取交其可易乎誠不可不深思而精擇也

富貴不祥之器也古之君子不得已受之是以兢兢以守之業業以保之者非畏富貴之去也懼厥患隨之也今之人驟得富貴則遽易其志慮熒惑其心身無所不爲矣殊不知高明之家

鬼勘其室焉能保其富貴哉此陳嬰之母所以賢哉箕按勘當作瞰楊雄解嘲高明之家鬼瞰其室蓋俯視曰瞰高明即書洪範無虐煢獨而畏高明蔡傳云有位之尊顯者也易曰鬼神福盈而福謙故云鬼瞰其室也

慾心重者雖處富貴之地未嘗須臾之不憂也何也位高者多無子則爲無子累其心矣才高者多無位則爲無位累其心矣天地間萬物之不齊彼屈此伸彼有此無自然之理必求全其心之慾則弊三乎百歲之間無須臾之不憂矣

處事不可撄撄亦不可孜孜孜則罷軟無立撄撄則鹵莽褊和易其身心謙恭其言語近恕而行則人無怨而躬全矣

大凡不仁之人不可與遊何也不仁之人其心不常悅悅則把袂連襟傾心覆膽怒則持戈執戟怒氣相嘉矣夫與之遊尚不可況欲與之謀大事決大疑哉東坡言人心不可縱放閑散既久毛髮許事便自不堪誠哉是言也予平日之

病正坐於此自小以讀書爲業除把筆攻文外
世事茫然不知纔有毛髮事則蹙蹙不自寧矣
蓋懶惰之害也如此陶侃豪傑士也朝運百甓
於齋外暮運百甓於齋內豈無所用其心哉正
以人心一懶則百骸俱怠百骸俱怠則心日荒
而萬事廢矣
聖人不言命而曰不知命無以爲君子何也蓋
命者死生壽夭貧富貴賤之命也世人不知此

則百計用心於其間殊不知百計用心者徒然
耳命既如此則當寧心以待之不可趨避也聖
人慮世人徒費其心故曰不知命無以爲君子
非聖人自言命也
險人之前不可語人之陰私奸人之前不可論
人之機巧我一時言之彼一時聽之言之者固
不爲難彼聽之者蓄之於心而不忘矣險者資
其陰私以爲訐本奸者用其機巧以爲利基豈

不損物害理之甚哉吾雖不曾損物害理亦猶抱薪資火障水資潮焚人之宅沒人之田者矣吁此仁者之所深戒乎

大言不慚此學者之大病夫人雖至愚是非之心則皆有之或乘憤以慍人或因喜而誇衆殊不知人雖無言而默咲於胷中矣

蘇武牧羝北海上其節凛然固不可及矣然取胡婦生子抑又何也殊不知匈奴難之者無所不至苦之者無所不周取婦生子一以安匈奴一以全性命歸漢也不然身死其地骨瘞虜庭豈不辱哉東坡謂色慾之心雖蘇武不免不知武矣一婦奚足以污其清風勁節耶

君子立身其大要在乎懲忿窒慾忿如火不遏則燎于原矣慾如水不遏則滔洞滔天矣何家国之不廢何災禍之不致哉惟其懲故心清而志安惟其窒故氣暢而神安

貴人之前莫言窮彼將謂我求其濟矣是以群衆之中
前莫言貧彼將謂我求其薦矣富人之
淡然漠然付之謹默可也窮也貧也皆命也非
告人而可脫者也或有不得於心寄言咏歌之
間陶寫性靈而已

人家禍患皆自多事生來夫見位高金多者未
嘗不願與之交也見勢崇權重者未嘗不願與
之接也而不知一交一接之間禍患由此而基

焉善於保安者蓋以清靜省事爲本窮通有命
徒事紛紛夫何益哉

士君子不可不大其胷襟不大其胷襟則一日之
內一歲之間役役閒捷於聲利之場如之何而
能樂哉蓋以有限之身混於無窮之欲得之於
此失之於彼强欲兩全其欲則慘然有不如意
之憂矣望焉求之不得僕焉購之無方愈
憂而愈苦莫之能釋也是故以六合爲一已以

杯治爲一陶者則無往而不樂
客有問於予曰處順境易處逆境難信乎予曰
兩者俱難惟智者處之則無難也順境者人易
縱之時也縱之不已則天奪其魄故曰小人福
薄福過禍生逆境者動而有悔之時也悔之痛
切則天祐之故曰吊者在門慶者在閒是故處
順境而知懼遇逆境而知憂則禍患不能及焉
上士達無憂下士遇亦無憂二之所鍾正在中人

乎
恕之一字固爲求仁之要量之一字又爲行恕
之要未有能恕而無量者也亦未有有量而無
恕者也是故恕雖當勉量亦當孚有杯盂之量
有池沼之量有江海之量有天地之量天地之
量聖人也江海之量賢人也池沼之量中人也
杯盂之量則小人也易喜易怒者小人也未富而
易奪者小人也未滿而先盈者小人也未富而

先富者小人也中人則有寬有狹賢人則多寬而少狹至於聖人則萬物不能撓其志與日月同其明與鬼神合其德蕩蕩愿愿無所不容矣然則李量之功何先曰窮理窮理則明明則寬寬則恕恕則仁矣

老氏動輒要絶嗜欲飲食豈可絶耶但不以彼累心節之而已孟子曰其爲人也寡欲雖有不存焉者寡矣謂之寡則可謂之絶則未可

右筆疇三十二篇寔先正垂世諭俗砭庸発瞶切要語也先君子嘗有味乎其言欲梓行未果每以散言弗傳爲憾予於丁卯冬自都下歸省道過清源適晤婿文孫太史正峰先生授是編啟而讀之鑒匕乎大有補于名教可以省心克已可以御衆廣物誠斯世之準繩砭範也重有感于先君之志爰校而梓之榮壽堂期與達者共勉旃而策勵焉夫聞言

不信大易之垂戒孔昭自暴難言孟子之敷
誨甚懇讀是編者尚毋忽于布帛菽粟之訓
以自譏夫膏肓腠理之疾庶逆耳之論與苦
口之劑其功並足多云後孝祀章俊民謹識

未果並辨言弗獲已事
御要語必遵初稿
古筆韻三十二篇宋五音世傳谷神寓於

學古編序

于莫利器也補履者莫能用欐梁大材
也窒鼠穴者莫能舉故求此道必得于
此道則達于此道矣既達矣止斯可乎
曰不可夏后氏治水水之道也汨使之
流道使之注山泉之蒙尾閭之虛不相

與達斯所謂道偶得此說因寫爲學古編序

大德四年五月二十五日眞白居士吾丘衍子行序

陳眉公重訂學古編目録

三十五舉

合用文籍品目

一小篆五則

許慎說文解字十五卷

蒼頡十五篇

徐鍇說文解字繫傳四十卷

張有復古篇二卷

又五聲韻譜五卷
二鍾鼎品二則
薛尚功欵識法帖十卷
薛尚功重廣鍾鼎彝器款識七卷
三古文品一則
夏竦古文四聲五卷
四碑刻品九則
李斯嶧山碑
泰山碑
秦望山碑
李陽冰新泉銘
碧落碑
詛楚文
史籀石鼓文
崔瑗張平子碑
古印式兩冊

五附用器品九則

王楚鍾鼎篆韻七卷

無銜鍾鼎韻兩冊

石鼓音

品大臨考古圖十卷

王球嘯臺集古録二卷

高衍孫吾書總韻五卷

徐鉉篆

林罕字源偏傍小說三卷

葛刪正續千字文

六辨謬品六則

延陵季子十字碑

古三墳書

古文尚書

古文孝經

泉志

戴同六書故 故或作詁

七隸書品七則

諸漢碑

婁機漢隸字源六卷

劉球碑本隸韻十卷

隸韻兩冊

洪适隸釋二十七卷

并隸釋續二十一卷

又隸篆十卷

石經遺字碑

佐書韻篇

八字源七辯

一曰科斗書

二曰籀文

三曰小篆

四曰秦隸

五曰八分
六曰漢隸
七曰款識
附録
洗印法
印油法
陳眉公重訂學古編目録終

魯郡吾丘衍子行述
檇李子逸王淑民校

三十五舉

一舉曰科斗爲字之祖象蝦蟆子形也今人不知乃巧畫形狀失本意矣上古無筆墨以竹挺點漆書竹上竹硬漆膩畫不能行故頭麤尾細似其形耳古謂筆爲聿蒼頡書從手持

牛竹加畫爲聿聿甫秦謂不律由切音法云

二舉曰今之文章即古之篆書即古人平常字歷代更變遂見其異耳不知上古初有筆不過竹上束毛便于寫畫故篆字肥瘦均一轉折無稜角也後人以眞草行或瘦或肥以爲美茂若筆無心不可成體今人以此筆作篆難于爲古人尤多若初學未能用時略于燈上燒過庶幾便手

三舉曰學篆字必須博古能識古器則其款識中古字神氣敦朴可以助人又可知古字象形指事會意等未變之筆皆有妙處于說文始知有味矣前賢篆之氣象即此事未嘗用力故也若看模文終是不及

四舉曰凡習篆說文爲根本能通說文則寫不差又當與通釋兼看

五舉曰字有古今不同若檢說文頗覺費力當

先熟於復古編大槩得矣

六舉曰篆書多有字中包一二畫如日字目字之類若初一字內畫不與兩頭相黏後皆如之則爲首尾一法若或接或否各自相異爲不守法度不可如此又圓點又圖圈小篆無此法古文有之只字作三角形不可引用學者愼勿難寫處妄意增入

七舉曰篆法匾者最好謂之蠐音齊螬音曹匾徐鉉謂非

老手莫能到石鼓文字也

八舉曰小篆一也而各有筆法李斯方圓廓

李陽冰圓活婀娜徐鉉如隸無垂腳字下如釵股稍大錯如其兄但字下如玉箸微小耳

崔子玉多用隸法似乎不精然甚有漢意李陽冰篆多非古法效子玉當知之

九舉曰寫成篇章文字只用小篆二徐二李隨人所便切不可寫詞曲

十舉曰小篆俗皆喜長然不可太長長無法但以方楷一字半爲度一字爲正體半字爲垂脚豈不美哉脚不過三有無可柰何者當以正脚爲主餘略收短如幡脚可也有下無脚字如里曰止等字却以上枝爲出如草木之爲物正生則上出枝倒懸則下出枝耳

十一舉曰凡寫碑匾字畫宜肥體宜方圓碑額同此但以小篆爲正不可用雜體

十二舉曰以鼎彝古文錯雜爲用時無跡爲上但皆以小篆法寫自然一法此雖易求却甚難記不熟其法未免如百家衣爲識者笑此爲逸法正用廢此可也

十三舉曰凡口音圍圈中字不可填滿但如斗井中着一字任其下空可放垂筆方不覺大圈比諸字亦須略收口不可圓亦不可方只以炭墼音擊範子爲度自好若曰目等字須更放

小若印文中區口井口字及子字上口却須略寬使口半見空稍多字始渾厚漢印皆如此

十四舉曰爲篆把筆只須單鉤却伸中指在下夾襯方圓平直無有不可意矣人多不得師傳只如常把筆所以字多欹斜畫亦不能直且字勢不活也若初學時當虛手心伸中指并二指于几上空畫如此不拘方可操筆此

說最要緊學者審之其益甚矣

十五舉曰凡篆大字當虛腕懸筆手腕着紙便字不活相多有人不能用筆用棕櫚條及紙箇等物皆俗夫所爲士大夫不可用此

十六舉曰漢篆多變古法許氏作說文救其失也

十七舉曰隸書人謂宜區殊不知妙在不區挑挼平硬如折刀頭方是漢隸書體括云方勁

古拙斬截鐵備矣隸法頗深具其大略
十八舉曰漢有摹印篆其法只是方正篆法與
隸相通後人不識古印妄意盤屈且以爲法
大可笑也多見故家藏漢印字皆方正近乎
隸書此即摹印篆也王球嘯堂集古錄所載
古印正與相合凡屈曲盤回唐篆始如此今
碑刻有顏魯公官誥尚書省印可攷其說
十九舉曰漢魏印章皆用白文大不過寸許朝
爵印文皆鑄蓋擇日封拜可緩者也軍中印
文多鑿蓋急于行令不可緩者也古無押字
以印章爲官職信令故如此耳自唐用朱文
古法漸廢至宋南渡絶無知者故後宋印文
皆大謬
二十舉曰白文印皆用漢篆平方正直字不可
圓縱有斜筆亦當取巧寫過
二十一舉曰三字印右一邊一字左一邊兩字

者以兩字處與爲一字處相等不可兩字中斷又不可十分相接

二十二舉曰四字印若前二字交界略有空後二字無空須當空一畫地別之字有有脚無脚故言及此不然一邊見分一邊不分非法度也

二十三舉曰軒齋等印古無此式唯唐相李泌有端居室三字印白文玉印或可照例終是

白文非古法不若只從朱文

二十四舉曰朱文印用雜體篆不可大悋擇其近人情免費詞說可也

二十五舉曰白文印用崔子玉寫張平子碑上字及漢器上并碑蓋印章等字最爲第一

二十六舉曰凡姓名表字古有法式不可隨俗用雜篆及朱文

二十七舉曰白文印必逼于邊不可有空空便

不古

二十八舉曰朱文印不可逼邊須當以字中空白得中處爲相去庶免印出與邊相倚無意思耳字宜細四傍有出筆皆滯邊邊須細于字邊若一體印出時四邊虛紙昂起未免邊肥于字也非見印多不能曉此粘邊朱文建業文房之法

二十九舉曰多有人依歙識字式作印此大不可蓋漢時印文不差如此三代時却又無印學者愼此周禮雖有璽節及職金掌辨其微惡揭而璽之之說註曰印其實手執之卩音節也正面刻字如秦氏璽而不可印印則字皆反矣古人以之表信不問字反淳朴如此若戰國時蘇秦六印制度未聞淮南子人聞訓曰魯君召子貢授以大將軍印劉安寓言而失詞耳

三十舉曰道號唐人雖有不曾有印故不可以道號作印用也三字是扁唐却有法

三十一舉曰凡印文中有一二字忽有自然空缺不可映帶者聽其自空古印多如此

三十二舉曰凡印僕有古人印式二冊一爲官印一爲私印具列所以實爲甚詳不若啸堂集古錄所載只具音釋也

三十三舉曰凡名印不可妄寫或姓名相合或

加印章等字或兼用印章字曰姓某印章不若只用印字最爲正也二名可迴文寫姓下着印字在右二名在左是也單名者曰姓某之印卻不可迴文寫若曰姓某私印不可印文墨只宜封書亦不可迴文寫名印內不可着氏字表德可加氏字亦當詳審之

三十四舉曰表字印只用二字此爲正式近人欲并加氏于其上曰某氏某若作姓某父

占雖有此稱係他人美已却不可入印人多好古不論其原不爽俗亂可也漢人三字印非複姓及無印字者皆非名姓蓋字印不當用印字以亂名耳漢張長安字幼君有印曰張幼君右一字左二字唐李溫字化光亦有印曰李化光亦三字表德印式幼君西漢王式弟子化光見柳文呂衡州也三十五舉曰諸印文下有空處懸之最佳不可妄意伸開或加品曲務欲填滿若寫得有道理自然不覺空此字多無空不必問此

合用文集品目

一小篆品五則

許氏說文解字十五卷 慎宇叔重汝南召陵人太尉祭酒

徐鉉校正定本有新增入字始一終亥者係正本分韻川本乃後人所更非古人之本意

蒼頡十五篇 頡姓倉侯剛氏黃帝史也亦曰皇頡 即是說文目

錄五百四十字許氏分爲每部之首人多
不知謂已久滅此爲字之本原豈得不在
後人又并字目爲十四卷以十五卷著序
表人益不意其存矣僕聞之師云
徐鍇說文解字繫傳四十卷（鍇字楚金廣陵人集賢學士）
嘗與許氏本相參首卷上部分六書甚詳
末卷辯陽冰差誤
張有復古論二卷（有字謙仲吳興人初州有板）載古今異
文字不可以爲字凡
比常韻無差
二鍾鼎品二則
薛尚功款識法帖十卷（尚功字用敏錢塘人
官廳事）碑在江州蜀中亦有翻刻者字加肥
薛尚功重廣鍾鼎彝器款識二十卷（彝器款識法帖）
一卷象形奇字一卷器用名目五卷韻
三古文品一則

夏竦古文四聲韻五卷 竦字子喬江州德安人樞密使 前有序并全銜者好別有僧翻本不可用此書板多而好看極不易得韻內所載字多云其人字集初無出處不可據信且又不與三代款識相合不若勿用然古文則無文字故前列之

四碑刻品九則

李斯嶧山碑 鄭氏曰此頌德碑也斯字通古上蔡人秦丞相 直長者爲真本橫刊者皆摹本有徐氏門人鄭文寶依真本式長刊者法度全備可近于真但攸字立人相近一直筆作兩股近李處巽于建康新刻甚謬

李斯泰山碑咸陽志曰泰山碑秦相李斯書跡妙時古爲世所重鄭文寶模刊石于長安故都國子學今在文廟石皆剝落唯二世詔一面稍見

李斯秦望自碑在會稽今無
李陽冰新泉銘陽冰趙郡人
人多以訝原與之言稱新驛記殊不知此
碑勝百倍也陽冰名潮杜甫甥也後以字
行因以爲名而別字少溫木玄虛海賦有
云其下陽冰不治陰火潛然則知與潮又
且有理人多不知因詳其說又有李騰善
僞作陽冰書

碧落碑在絳州字雖多有不合法度處然布
置美茂自有神氣當以唐碑觀之世傳陽
冰臥看三日毀其佳者數字又言道士寫
畢化鳥飛去後及字欠一筆尤爲可笑不
知古文正當如此耳一云唐韓元嘉子李訓等爲祕房氏立
詛楚文俗呼詛楚文斯篆在鳳翔府
涎音夸驪三種辭則一迺後人假作先秦之
文以先秦古器比較其篆全不相類其僞

明矣篆文皇本從自世傳始皇謂與皋
相似因去一畫不足爲病在前亦有如此
者嶧山數成等字皆與古異此碑用之及
用秦權跋字作也蓋知見嶧山秦權而後
創造者未必不欲人曰嶧山用此法誠古
也其如辨者何
史籀石鼓文鄭氏門在鳳翔府宣和間移置
辟尚功法帖所載字完于眞本多故不更與

頂本在燕都蒼頡文廟
瑯琊張平子碑瑯字子王安平有濟北相碑碑在鄭州前後兩段字
用隸法不合說文卻可入印篆全是漢
古印式二冊卽漢官威儀無印本僕自集成者後
人若不得見只于啸堂集古録十數枚亦
可爲法
五附用器品九則
王楚鍾鼎篆韻七卷楚字
管衡州露仙觀人衡州

本字少所出在薛氏前

無銜鍾鼐篆兩冊即薛舊本後重書存七卷

恐人無別故去其銜亦間有希銜者在

石鼓音後附詛楚文者又載周穆王吉日癸巳之說石鼓鄭樵音不可信

呂大臨考古圖十卷大臨字與叔永委人有黑白兩樣

黑字者後為有韻圖中欠瑞玉疑自字者

悍山鑪上誤畫作人手

王球嘯堂集古錄二卷球字藝王正文共一百紙

序跋在外其間有古文印數十有一曰夏禹係漢巫厭水災法印世俗傳有渡水佩禹字法此印乃漢篆所以知之又一印曰孔夫首誤是孫茲二字又有滕公墓銘鬱鬱作兩字書且妄為剝落狀然考之古法疊字只作二小畫附其下秦時大夫猶只以夫字加二小畫況此疊文者乎僞無疑

矣

高行孫五書韻總五卷行孫字四明人此書篆隸真行草一字五體別體皆作小字隨體分註可備初學者用間有差處宜自斟酌

徐鉉篆鉉廣陵人左散騎常侍二徐字蹟最多以其近世故不條具鉉字鼎臣鍇字楚金筆法見前

林罕字源偏傍小說三卷罕字國子博士此書言篆與隸相通源流亦自可採但有數說與說文悖却係陽冰變法知之足矣是字上從曰巴上從已加點之類

葛刪正續千字文雖是近人然字法極好千文有兩續本不可無之別有陳道士冒名擬本不見好處間有碑刻惜其不多

六辯謬品六則

延陵季子十字碑在鎮江人謂孔子書文曰嗚呼有吳延陵君子之墓按古法帖上止

云嗚呼有吳君子而已篆法敦古似乎可信今此碑妄增延陵之墓四字除之外三字是漢人方篆不與前六字合借夫子以欺後人罪莫大于此又且因君字作季字漢器蜀郡洗字半邊正與此君字同用此法也以季字音顯見其謬比于墓前有漢人篆碑亦有此說蓋洪氏隸釋漢隸字源辨之甚明此不復具

三墳書此僞本大不可信言詞俗謬字法非古尚書無也字此書有之乙戌字合艹此從心加一筆走字合從辵音悼此隨俗作之字引脚其餘頗多

古文尚書係後人不知篆者以戛竦韻集成亦有不合古處若言古今篇次文法同異姑存之言字畫則去之

古文孝經內一篇大謬今文無之後人妄欲

作古以古文字集成者觀者當取其字
泉志聞有泉文近于道者可以廣見又有妄
作三皇幣及禹時幣不可爲信卍此字人
謂萬字乃出古錢不見此書終不知也故
引入以待好事者
戴侗六書故侗以鍾鼎文編此書不知者多
以爲好以其字字皆有不若說文與今不
同者多也形古字今雜亂無法鍾鼎偏傍

不能全有卻只以小篆足之或一字兩法
人多不知此㊀本音㊁衆加口不過爲衆字乃
音作官府之官村字從屯邨不從寸木今
乃書此爲村引杜詩無村眺望賒爲証甚
誤學者許字解字引經漢時猶篆隸乃得
其宜今侗亦引經而不能精究經典古字
及以近世差誤等字引作正據鎊鍾鎛鋸
朵朵等字世俗作鍾鐘鼎文各有詳註卯

字解尤爲不到此書爲一厄矣學者先觀
古人字書方知吾言之當

七隸書品七則

諸漢碑洪氏隸釋備具其說更不再言

婁機漢隸字源六卷機字彥發嘉興人參知政事字法最
好洪氏本有碑目在前

劉球碑本隸韻十卷外一卷紀源

隸韻兩冊麻沙本與隸韻爲一副刊字體不

好以其冊數少乃可常用之故目此

洪适隸釋二十七卷并隸釋續二十一卷适字
景伯鄱陽人左僕射皆漢碑釋文隸釋續畫諸碑形
及墓壁畫像其碑多圭首或笏首上有垂

虹或題處偏僻畫則如影像狀渾黑

洪适隸纂十卷以漢碑模臨偏傍奇古者上石

石經遺字碑會稽逢萊閣翻本破缺磨滅不
異眞古碑今無矣

佐書韻編姑蘇顏氏本字比諸隸的爲最多
寫得却不好以上書計三十九種美惡兼
舉學者皆當知之此等事業以博爲貴數
外更有文字不欲太繁始言其不可無者
僕亦自有續古篆韻五卷疑字一卷附後
未暇刋板且令學者傳寫又有說文續釋
方更叩定同志能爲刻之流傳將來亦盛
德事

八字源八辨字

一曰科斗書科斗書者蒼頡觀三才之文及
意度爲之乃字之祖即今之偏傍是也畫
文像蝦蟆子形如水虫故曰科斗

二曰籀文籀文者史籀取蒼頡形意配合爲
之損益古文或同或異加之鈲利鉤殺大
篆是也史籀所作故曰篆文

三曰小篆小篆者李斯省籀文之法同天下

書者比籀文體十存其八故小篆謂之八分小篆也既有小篆故謂籀文爲大篆文云

四曰秦隸秦隸者程邈以文牘繁多難於用篆因減小篆爲便用之法故不爲體勢若漢欵識篆字相近非有此法之隸也便於佐隸故曰隸書即是秦權秦量上刻字人多不知亦謂之篆誤矣或謂秦未有隸且

疑程邈之說故詳及之

五曰八分八分者漢隸之未有挑法者也比秦隸則易識比漢隸則微似篆若用篆筆作漢隸字即得之矣八分與隸人多不分故言其法

六曰漢隸漢隸者蔡邕石經及漢人諸碑上字是也此體最爲後出皆有挑法與秦隸同名其實異寫法載前卷十七舉下此不

再敷

七曰欸識欸識文者諸侯本國之文也古者諸侯書不同文故形體各異秦有小篆始一其法近世學者取欸識字爲用一紙之上齊楚不分人亦莫曉其謬今分作外法故未置之不欲亂其源流使可考其先後耳

洗印法

圖書久爲油硃所熾者先於燈盞內浸一宿次日取出蘸香爐內灰用硬櫼刷乾洗之若硃未盡更蘸刷以盡爲度不損印文而清麗若新凡欲洗刷先當用繩約定以防其滑此法最良

印油法

香油浸皂角於瓷器內煎過放冷和熟艾成劑

次加銀硃以紅爲度入絹袋中用羹玉器盛之數日一翻忌銅錫器若日久油乾復用煎下油滴取盛器內以印色置其上使自沁又不可自上澆下此法不蒸不煉久而益佳與好事者共之

世存古今圖印譜式

宣和印譜四卷

梟克一圖書譜一卷又名集古印格

王厚之復齋印譜

顏叔夏古印譜三卷

姜夔集古印譜二卷

吾衍古人印式二卷

趙孟頫印史二卷

取字法

硼砂　馬粉　白龍骨　木賊草　蜜陀僧

白石脂　桑柴灰各等分人言少許

右爲細末先濕字後滲藥末以熨斗熨之

乾隨落

摹印四妙

李陽冰曰摹印之法有四功伴造化眞受鬼神謂之神筆畫之外得微妙法謂之奇藝精于一規矩方圓謂之工繁簡相參布置不紊謂之巧書幼學也古以記錄而已然筆法寓焉故學者必有師承始能名家筆詮墨肯人咸秘吝之篆籀之學又其甚焉者元吾子行作爲此書援證圖牒捃摭金石論辨頗詳觀者如親便指授信其能盡書之法也往者先君得刻本于燕都藏于家笥垂五十年不佞少喜六書嘗手觀焉以日久漫漶因授于梓俾摹印者有所考据于行畸人也不必論其並傳其可傳者斯可矣

隆慶二年夏月羅浮山樵書

陳眉公重訂書品

梁 庾肩吾 著

明 王子逸 校

玄靜先生曰予遍求遂古逖訪厥初書名起于
玄洛字勢發于倉史故遺結繩取諸文象諸形
會諸人事未有廣此緘絲深茲文契是以一書
加人天尊可知二力增土地卑可審日以君道
則字勢圓月以臣輔則文體缺及其轉註假借

秣陵李采閱

之流指字會意之類莫不狀範毫端形呈字表
開篇玩古則千載共朝削簡傳今則萬里對面
記善則惡自削書賢則過必改玉曆頒正而化
俗帝教陳言而設教變通不極日用無窮與聖
同功參神並運爰洎中葉舍繁從省漸失頡川
之言竟逐雲陽之字若乃鳥跡孕于古文壁書
存于科斗符陳帝璽摹調蜀添署表宮門銘題
禮器魚遊舍鳳鳥已分虫仁義起于麒麟威形

發于龍虎雲氣時飄五色仙人還作兩童龜若
浮溪蛇若赴穴流星疑燭垂露似珠芝英轉車
飛白掩素參差倒薤既思種柳之謠長短懸針
復想定情之製蚊脚傍低鵲頭仰立填飄板上
謬起印中波回墮鏡之鸞楷顧雕陵之鵲並以
篆籀重復見重昔時或巧能售酒或妙令鬼哭
信無味之奇珍非趨時之急務且具錄前訓今
不復兼論惟草正疏通專行于世其或繼之者

雖百代可知尋隸體發源秦時隸人下邳程邈所作始皇見而重之以奏事繁多篆字難製遂作此法故曰隸書今時正書是也草聖起于漢時解散隸法用以赴急本因草創之義故曰草書建初中京兆杜操始以善書知名今之草書是也余自少迄長留心茲藝敏手謝于臨池銳意同于削板而蕞山之扇竟未增錢凌雲之臺無因誡子求諸故迹或有淺深輒刪善草隸者

一百二十八人伯英以稱聖居首法高以追駿處末推能相越小例而九引類相附大等而三復爲略論總名書品

張芝伯英　鍾繇元常　王羲之逸少

右三人上之上

論曰隸既發源秦始草乃激流齊相跨七代而彌邈將千載而無華誠開博者也均其文總六書之要指其事籠八體之奇能拔篆籀于繁無

移楷眞干重密分行紙上類出爾之蛾結畫篇
中似聞琴之鶴峯間起瓊山慚其斂霧漪瀾
遞振碧海愧其下風抽絲散水定其下筆倚刀
較尺驗于成字眞草既分于星芒烈火復成于
珠珮或橫牽豎掣或濃點輕拂或將放而更留
或因挑而還置斂思藏于胷中巧意發于毫銛
詹尹端策故以迷其變化英韶傾耳無以察其
音聲殆善射之不注妙斲輪之不傳是以鷹爪

舍利出彼兎毫龍管潤霜遊茲蠆尾學者鮮能
具體窺者罕得其門若探妙測深盡形得勢烟
花落紙將動風彩帶字欲飛疑神化之所爲非
人世之所學惟張有道鍾元常王右軍其人也
張工夫第一天然次之衣帛先書稱爲草聖鍾
天然第一工夫次之妙盡許昌之碑窮極鄴下
之牘王工夫不及張天然過之天然不及鍾工
夫過之羊欣云貴越羣品古今莫二兼撮衆法

備成一家若孔門以書三子入室矣允爲上之
上

崔瑗子玉　杜度伯度　師宜官

張昶文舒　王獻之子敬

右五人上之中

論曰崔子玉擅名北中跡罕南度世有得其摹者王子敬見之稱美以爲功類伯英杜度濫觴于草書取奇于漢帝詔復奏事皆作草書師宜

官鴻都爲最能大能小文舒聲劣于兄時云亞聖子敬泥帚最驗天骨兼以製筆復識人工一字不遺兩葉傳妙此五人允爲上之中

索靖幼安　梁鵠孟皇　韋誕仲將

皇象休明　胡昭孔明　鍾會士季

衛瓘伯玉　荀輿長胤　阮研文機

右九人上之下

論曰幼安斂蔓易氏抗名衛令孟皇功盡筆力

字入帳中仲將不妄染毫必須張筆而左紙孔
明動見模楷皆謂胡肥而鍾瘦休明斟酌二家
聯駕八絶士季之範元常猶子敬之稟逸少而
工拙兼效眞草皆成伯玉遠慕張芝近參父迹
長胤裡骨方擬而難追阮研居今觀古盡窺衆
妙之門雖復師王祖鍾終成別搆一體此九人
允爲上之下

張超子並　郭伯道　劉德昇君嗣

崔寔子眞　衛夫人名鑠字茂猗

李式景則　庾翼共稚恭　郗愔方回

謝安安石　王珉季琰　桓玄敬道

羊欣敬元　王僧虔　孔琳之彥琳

殷鈞季和

右十五人中之上

論曰子亞崔家州里頗相倣效可謂醬鹹于鹽
氷寒于水伯道府間朝廷遠封其跡德昇之妙

鍾胡各採其美子貞後未門法不墜李妻衛氏
自出華宗景則毫素流靡椎恭聲彩遒越郗愔
安石草正並驅季琰栢玄筋力俱駿羊欣早隨
子敬最得王體孔琳之聲高宋氏王僧虔雄發
齊代殷鈞頗耽愛好終得肩隨此一十五人允
爲中之上

魏武帝曹操孟德　吳王元宗孫皓

衛覬伯儒　左子邑伯宇　衛桓巨山

杜預元凱　王廣世將　張彭祖　任
韋昶文休　王修敬仁　范懷約
張永景初　吳休尚　施方泰
右十五人中之中

論曰魏帝筆墨雄贍吳主體裁綿密伯儒兼叙
隸草子邑分鏕梁邯巨山三世元凱累葉王廣
爲右軍之師彭祖取義之道任靖矯名文休
題柱敬仁清舉致畏逼之詞張范逢時俱東南

之美施吳鄭下後生同年援萃此十五人允爲
中之中

羅暉杖景　趙襲元嗣　劉輿　張昭

陸機士衡　朱誕　王導茂弘　庾亮元規

王洽　郗超吳興　張翼　宋文帝劉義隆

康昕　徐希秀　謝朓玄暉　劉繪

陶隱君名弘景　王宗素

右十八人中之下

論曰杖景元嗣並稱西州劉輿之筆札張昭之
無懈陸機以弘才掩迹朱誕以偏藝流聲王導
則列聖推能庾亮則羣公挹巧王洽以並通諸
法郗超以晚年取譽張翼善效宋帝康昕郗秀
孤生謝朓劉繪文宗書範近來少前陶隱君仙
才翰采援于山谷王崇素繪　靡倫篇筆傳于
里閭此十八人允爲中之下

姜翊　梁宣　魏徵　玄成　韋秀　鍾輿

向秀　羊忱　晉元帝景文　識道人
范曄蔚宗　宋炳　謝靈運　蕭思話
薄紹之敬叔　齊高帝紹伯　庾黔婁
費元瑤　孫奉伯　王會　羊祐叔子

論曰此二十一人並擅毫翰動成楷則殆逼前良見希後彥允爲下之上

陽經　諸葛融　楊潭　張炳　岑淵
張輿　王濟　李夫人　劉穆之道和

朱齡石　庾景休　張融思光、褚元明
孔敬通　王籍文海

右十五人下之中

論曰此十五人雖未窮字奧書尚文情披其叢薄非無香草視其涯岸皆有潤珠故遺斯紙以爲世玩允爲下之中

衛宣　李韞　陳基　傅庭堅　張
陰光　韋熊少季　張暢　曹任　宋嘉

裴邈　羊固　傅夫人　辟閭訓　謝晦
徐羡之　孔閒　顏寶光　周仁皓
張欣泰　張熾　僧岳道人
右二十二人下之下
論曰此二十二人皆五味一和五色一彩視其
雕文非特刻鵠人人下筆寧止追嚮遺迹見珍
餘芳可折誠以駑駘並駕不逮前鋒而中權後
殿各盡其美允爲下之下

今以九例該此衆賢猶如玄圃積玉炎洲聚桂
其中實相推謝故有茲多品然終能振此鱗翼
俱上龍門倘後之學者更隨點曝云爾

右書品庾肩吾所著載漢魏以來能書者肩
吾生梁代相去不遠近者同時宜其評論精
核如此後唐張懷瓘宋灊溪氏皆有論著不
過稍加損益附以近世者耳夫古文窮于真
草書法盡于六朝取法乎上者斯亦可以考

見矣

萬曆元年孟秋羅浮山樵[illegible]